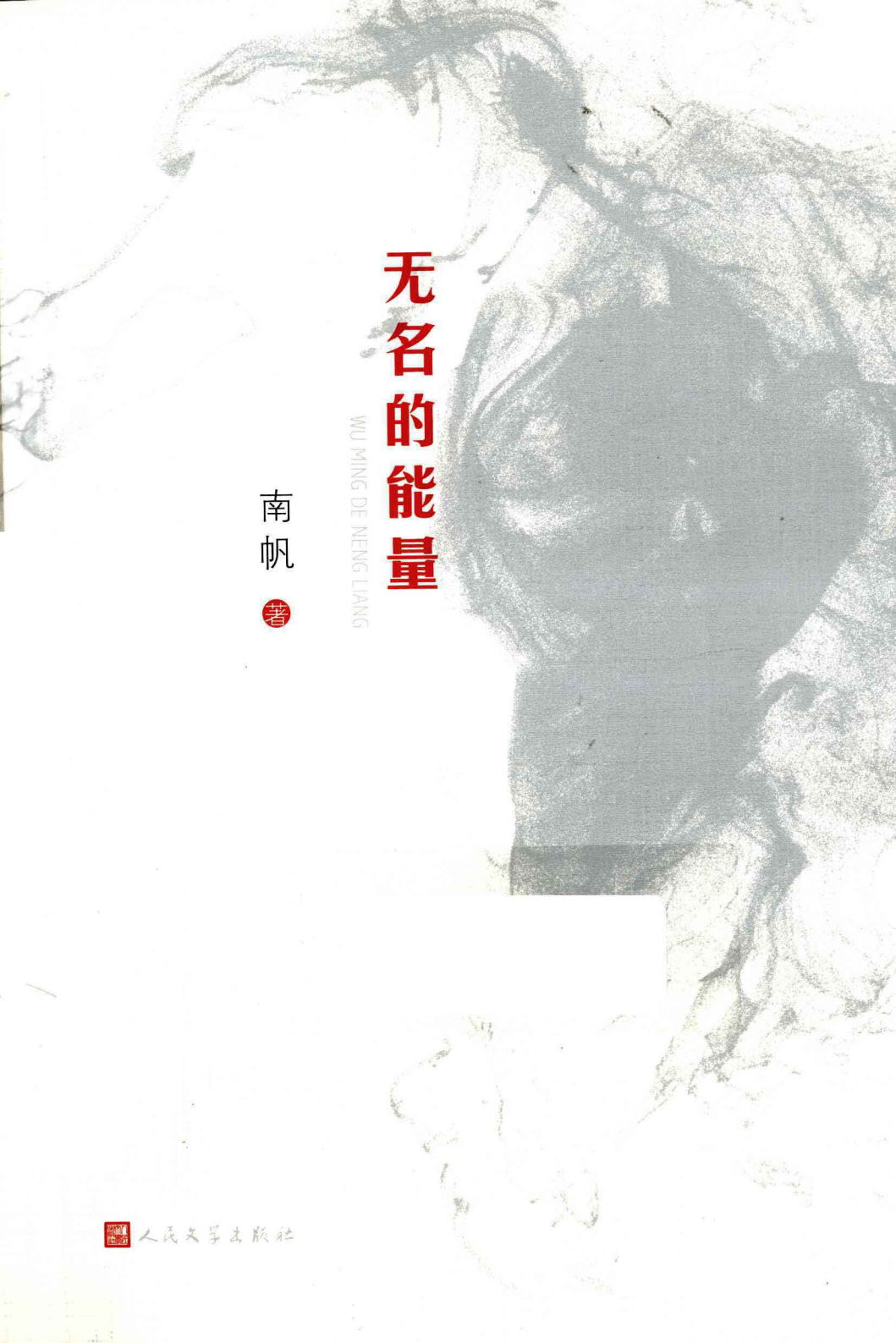




无名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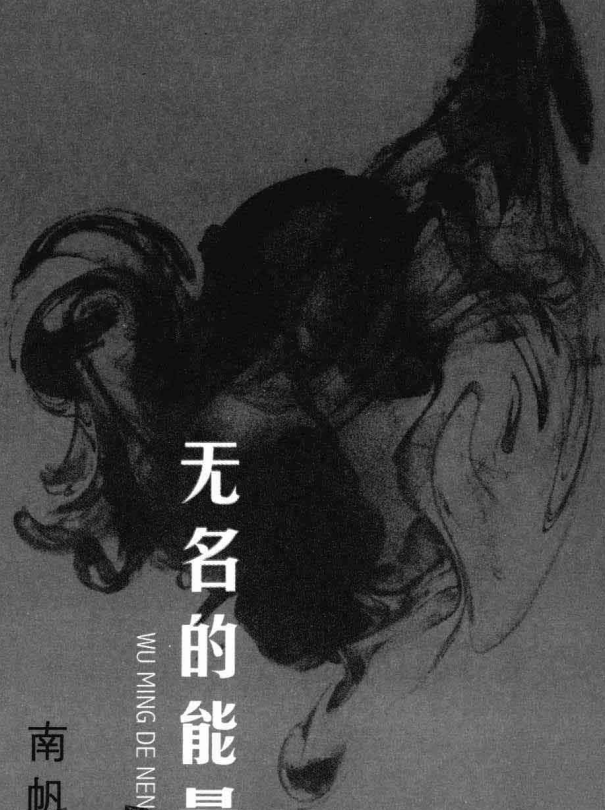
WU MING DE NENG LIANG

南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名的能量

WU MING DE NENG LIANG

南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名的能量/南帆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510-0

I. ①无… II. ①南…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219 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7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3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10-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引 言:文化先锋、文学性与日常生活	1
-------------------------	---

第一部分 公共性与意义生产

第一章 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	43
第二章 重组与聚焦: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	73
第三章 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	101

第二部分 历史与语言

第四章 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	131
第五章 文学形式的四个层面	157

第三部分 文学史内部

第六章 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	185
第七章 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	208
第八章 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	230
第九章 八十年代:多向的话语场域	253

第四部分 结构的转换

第十章	现实主义、理论之旅和历史的寓言	279
第十一章	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	303
第十二章	后现代主义、消极自由和负责的反讽	333
代后记	熟悉的崭新	358

引言：文化先锋、文学性与日常生活



文学仿佛已经从文化先锋的位置撤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种种文学革命谢幕多时。通俗音乐、小品表演、无厘头喜剧、动漫产业、数码技术制作的电影大片、世界杯足球战况……巨大而嘈杂的声浪背后,惶惑与焦虑再度泛起。大众文化正在占据前沿,鄙俗、粗糙同时又生机勃勃。文学逐渐退出了跑道,甚至销声匿迹。这是现代性的必然结局吗?收到的答复似乎愈来愈不乐观。当“现代性”开始命名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质时,文学很快接收到这种性质制造的巨大震荡,并且为之深刻地调整。每隔一段时间,历史就会不失时机地抛出悬念:是否存在文学踞守的某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空间?现在似乎又到了重新论证的时候。

这肯定是由来已久的理论冲动:描述某种普遍的、不可替代的文学特征;提交一个恒定的结论,彻底摆脱反复无常的历史纠缠。漫长的权衡之后,“文学性”终于成为众望所归的概念。“文学性”意味的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品质,不可复制。相当长的时间里,置身于经史子集构成的传统文化内部,文学始终处于后排。激进的革命时代开启之后,文学时常以革命的工具自居。许多事实证明,这些观念限制甚至冻结了文学的潜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观

念陆续遭到了清算,文学力图卸下种种额外的社会学枷锁,返璞归真。文学即是文学,而不是另一些观念——无论是古人所说的“道”还是现今津津乐道的某种“主义”——的替身。这就是“文学性”力图承担的内容。

当初恐怕没有多少人料想到,何谓“文学性”居然是一个久攻不下的难题。无论是“诗言志”、“文以气为主”的古典命题还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大型理论战役,诸多著名的论断总是由于文学的变幻莫测而相继落空。迄今人们还无法写出文学的终极公式。一个精确的、无懈可击的文学定义几乎无望问世。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主义的提问陷于僵局。相形之下,另一个奇怪的事实反而愈来愈显眼:文学定义的再三涂改乃至撤消并未扰乱通常的文学鉴别。如今,一部诗集或者一册小说不会轻易地和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或者物理、化学著作混淆起来。“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这是《包法利夫人》的开始。人们几乎可以即刻做出判断:没错,这就是文学。个人视角、表象、细节、日常生活的气息,这一切无疑是文学家族的基本肖像。

“日常生活”——是不是到了聚焦这个概念的时候了?尽管“日常生活”的涵义空泛而模糊,缺乏醒目的狂飙突进风格,但是,这个概念隐含的潜力可能突然开启一个近在咫尺的理论空间。在许多人看来,现在是一个令人茫然的时刻。激进文化正在陷入低潮,众多歧途隐约莫辨。炽烈的革命历史余热未尽,商品与市场意识形态方兴未艾;现代主义意外地成为经典进入博物馆,貌似兴高采烈的后现代主义似乎方向不明。众多声名显赫的概念不再充当文化批判的理论后盾,哪一个领域还贮藏了撼动历史的能量?日常生活即是在这个节点缓缓浮现,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突然显示出非凡的分量。当“日常生活”被视为“文学性”的特殊注释时,

这个事实的意义可能超出了文学。^①

显然,日常生活的内容、边界、性质均无法精确地界定。分散的意向,纷杂而且数量众多的例行事务,琐碎的欲望和物质生活景象,种种家长里短,接二连三的偶然事件,总之,日常生活泥沙俱下。在阿格妮丝·赫勒看来,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保证“个体再生产”——“个体再生产”显然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种‘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一组日常活动的特征。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生存基础。”^②因此,日常生活之中充满了重复性的思维与实践,实用主义成为普遍遵循的原则。潜入日常生活的洪流,无数细节放大之后的表象、声响、气味、纹理扑面而来,直击个体的感官。通常,巨大的历史景观来自集体行为,日常生活的细节由个人独自承担。这些细节是个人掌控的一个个生活单位,烙上了独特的个人印记。因此,“个人”与“细节”时常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词汇。个别杰出人物曾经在历史上建功立业,但是,他们仍然拥有历史之外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总是在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国王的日常生活范围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他的宫廷。所有与个人及其直接环境不相关联的对象化,都超出了日常的阈限。”^③相对于历史上种种崇高的精神企图,一望无际的日常生活显得细碎、单调、风尘仆仆;日复一日,本能的履足驱逐了远大的理想,纷扰的世俗泥淖如何诞生出深刻的主题?

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西方的宗教曾经成功地将事实与价值、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与具有终极精神意义的事件联系在

① 前一个时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曾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我并非在这个理论脉络之中考察日常生活问题。

②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第6页。

③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一起,然而,宗教衰退之后的“文化”无力衔接二者。^①这时,种种形而上学观点与日常经验之间出现了脱节。终极、神圣与起居饮食不再交汇。相对而言,儒家学说并未将遥远的创世说或者天堂、地狱作为思想的始发站。儒家学说保持了入世的传统,日常生活始终没有滑出视野之外。“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兴趣主要指向了社会,指向了日常的人伦关系。“内圣外王”是哲学修养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结。这甚至是中国哲学的普遍特征:“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中国各派哲学里没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或逻辑,而是说,它们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②“道在屎溺”,微末的日常生活仍然由某种高尚的价值予以控制。

儒家学说什么时候开始式微?日常生活什么时候遭到了理论的放逐?这如同一场文化地震的后果。历史在剧烈的震动、摇晃之后开始重新稳定,社会逐步交给另一些知识管理。现今,这些知识通常称之为社会科学。华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大约从十六世纪开始逐渐成熟。^③这显然是现代性制造的一个附带事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分疆而治,秩序井然。从学院的建制、知识分子类别到图书馆目录系统,“学科”提供了现代知识的基本分类,继而为世界的切割、分层提供了依据。尽管如此,这一幅文化图景辖区有限——没有一个学科容纳得下日常生活的混沌洪流。等待出租车的焦灼归入社会学还是法学?餐桌上的夫妻拌嘴属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睡觉时的鼾声、地铁站的道听途说、厨房窗框上的油污、某幢高楼的暗影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5—96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③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里传来的一声呻吟——这些日常生活的碎屑适合贴上哪一个学科的标签？通常，这是各种理论术语搁浅的时刻。由于清晰、单纯、确定，这些术语无法处理许多支离破碎的日常经验，各个学科的框架相继失效。当然，这并未带来多少焦虑。许多人武断地认为，理论术语无法处理的经验多半是没有价值的经验。日常生活仅仅是低贱和无聊的；各种肤浅的细节掠过感官，旋生旋灭。每一个学科均负有庄严的使命，理论没有必要将精力浪费在如此低级的领域。

众多学科扬长而去的时候，文学应声而出，欣然认领了日常生活。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日常生活。从一个人物的抽烟姿态到屋檐上的滴水，从街头小贩的吆喝口气到草原上一只牧羊犬的奔窜，奇特的肖像，有趣的对白，血腥的格斗，微妙的眼神——总之，文学慷慨地接纳了众多学科不屑地遗弃的各种景象。这时的日常生活不再是普通语言之中的一个概述性语汇；按照柄谷行人的观点，这是作家改变了“认识装置”之后赤裸地撞入眼帘的生活现状。^① 日常生活始终存在，但是，文学对于日常生活持久的正面注视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向。

二

列菲伏尔认为，没有理由轻蔑地将日常生活拒之门外。昔日的革命仅仅重视政治和经济，重视社会的解放；微观世界的革命、日常生活的批判以及个人解放遭到了普遍的忽视。然而，异化已经全面地笼罩了生活。日常生活的异化之网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本能、创造性和革命性。资本主义社会，与阶级统治并存的是一个心理和精神的压抑体系，这种压抑表现在家庭、婚姻、民族和日常

①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页，第22页。

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不仅是市场的产物,而且源源地在市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生产出来。因此,日常生活必须是革命实践的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并不是认同平庸,而是“用一种非平庸的看法来看平庸”。在列菲伏尔的心目中,日常生活的批判有望突围——有望“从不可能中找出可能来”,继而让“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①从日常生活的批判到日常生活的能量解放,文学深刻地包含了上述双重性。

通常认为,日常生活缺乏历史的重大主题。两个阶级阵营的殊死搏斗、一场战役惊心动魄的全景、数千个亿资金的流向、国家政治体制的设计、某一个族群的政治文化待遇、一项法律条款的激烈辩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不可能完整地塞入日常生活。文学仅仅收容了一些鸡零狗碎的故事:个人的特殊遭遇、恋情、怨恨、感叹、勾心斗角,如此等等。这显然是一种草率的想象。撼动历史的重大事件并非少数人起草的一纸空文,亦非账本上的数目或者法律著作之中的条款规定。所谓的重大事件必将融入日常生活,分解至众多个体,甚至交付每一个人承担,继而派生出无数的恩怨情仇。这即是文学分享历史主题的方式。某些时候,文学显示的是日常生活如何承接历史主题的重量;另一些时候,文学显示的是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历史主题的策源地。文学的确热衷于杯水微澜,庸常人生,仿佛固执地回避各种显赫的观念,例如民族、国家、社会,或者压迫与解放,善与恶,崇高、壮烈与恶毒、奸诈。然而,人们没有理由低估文学的意义。相对地说,文学关注的焦点是,这些观念的哪一部分内容正在遭受日常生活的侵蚀、截留、消耗、瓦解、改造,甚至滞留在遥远的理论之域;哪一部分内容无声地抵达日常生活的幽微末梢,融会贯通,演变为无数社会成员的贴身

^① 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第60页,第73页。

习惯。因此,文学叙述的压迫与解放或者善与恶,通常拥有微型同时又变化多端的具体形式——这一切无不潜入日常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时,日常生活不再是填充故事骨架的附加材料;日常生活内在地植根于故事,执拗地干预、矫正或者扭转故事的方向,注释故事的必然性,甚至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故事逻辑。某些惊险的武侠小说或者浪漫的爱情故事慷慨地甩下了繁杂的庸常琐事,各种人物如同投身一个没有重力的世界。然而,只要返回坚硬的地面和人声鼎沸的街头,这些轻佻的幻想通常弱不禁风,一触即溃。

植根于日常生活,文学从未自惭形秽——文学意识到日常生活积聚的分量。为什么文学远比社会学或者经济学具有撼人心魄的能量?为什么文学的社会动员之效远远超过了哲学或者政治学,以至于成为许多革命家钟爱的传播工具?日常生活显然是一个谜底。文学记录的日常生活并非各种观点的支持例证。“得鱼忘筌”或者“见月忽指”这些成语表示,各种观念的论证完成之际,亦即日常生活黯然退场之时。然而,文学毋宁说恰恰相反:日常生活细节才是动人心弦——包括激动众多理论家——的真正源头。日常生活并非一个透明的、无足轻重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的区域;按照吉登斯的说法,这里上演的各种剧目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理想的蓝图、政治纲领、某种社会制度的构思、历史形势的评判——总之,观念占有的生活份额相当有限。人们无法援引各种观念轻易地驯服、收编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潜藏了巨大的内在惯性,足以与各种显赫的“主义”形成或强烈或微妙的紧张。如果一个时髦的历史主题迫使作家仓促上马,迎合某种宏大叙事,日常生活提供的众多细节将产生种种反向的惰性,阻止叙事轻松地抵达预设的终点。多数时候,人们的生活感觉来自一丈之内发生的事情。压抑还是自由,快乐还是沮丧,满足感还是挫败感,身边的日常经验显然是首要的证据。完善的政治体制不能弥合妯娌之间的嫌弃,相同的阶级关系未必保证邻里和睦。即使一

辈子投身于理论著述,重重叠叠的观念仍然无法替代琐碎的日常生活。纯粹的“理念人”并不存在,每一个人的生活无不携带一圈厚厚的日常经验。哲学教授纵论“本体”或者“形而上学”,可是,情人的微笑仍然是魂牵梦萦的意象;经济学家擅长使用各种分析金融形势的数学模型,然而,他还是可能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时候失态地大动肝火。换言之,日常生活远比观念易于涉及继而触动雷蒙德·威廉斯所形容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感觉结构”埋藏在生活内部,无法依靠几个简单的理论术语提炼或者概括,只能在活跃的、枝蔓丛生同时又浑然一体的日常经验之中显现。^①当然,相对于观念阐述的普遍性理论命题,日常生活仅仅是一个可视的局部。但是,由于文学形式的有效组织,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感官可以洞悉的微型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能量巨大的情感经验始终与感官的认可息息相关。纯粹的思辨仅仅是书斋里的智力训练,只有身心合一的激情才可能带来真正的革命行动。情感经验从来不会因为感官的有限性而收敛自己的影响范围。相反,由于同情、自居、换位、移情、推己及人等一系列心理装置交错地秘密策动,个体的情感经验可以转瞬之间形成燎原之势。

很大程度上,文学的“真实”必须纳入日常生活范畴。左拉曾经相信,没有人会听错真实的声音。然而,这毋宁说是日常生活之中的真实感。对于哲学来说,“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许多人迷失于思辨的歧途;科学认定的“真”时常抛开了感官的鉴定,地球是圆的或者弯曲的时间——诸如此类的命题犹如对于感官的挑衅。相形之下,文学收缩到一个小小的局部命题。文学企图保证的仅仅是,感官在日常生活之中体验的“真实感”。所谓的“真

^① 参阅[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勃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144页;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85—401页。

实感”，即日常生活的稳定性。各种细节、气氛、物质形象是可信的，常识并没有崩塌；一切按部就班，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信赖种种现存的秩序。虚构是文学的一个特权。然而，文学的虚构承诺，无中生有的想象不能冒犯“真实感”。即使夸饰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神奇如《西游记》的百变孙悟空，怪异如《神曲》之中的层层地狱，魔幻如《百年孤独》之中的一座村庄乘风而去，这些景象仍然处于感官可解的区域。某些时候，哲学或者科学可能借助“真”的名义肢解“真实感”：思辨或者实验室可能导出某种不近情理的命题，各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刊登在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上。然而，只要没有侵扰日常生活，人们通常漠然地听之任之。文学亦是如此。只有当某些文学的想象和虚构硌痛了人们的感官，扰乱了日常生活，这才导致“真实感”的毁弃。如果卡夫卡骇人听闻地通知，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天早晨突如其来地变成甲虫；如果《黑客帝国》揭发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社会的所有见闻无非计算机虚拟的幻象，那么，人们将急剧地坠入巨大的不安。日常生活隐藏了如此可怖的怪异，人们只能做出贫乏的反应：“不真实。”“不真实”之感如同一种特殊的精神症候——丧失日常生活护佑所引起的慌乱。

三

宗教与日常生活的衔接，各种仪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仪式是一种凝聚——从情感、精神到天南海北的信众；另一些时候，仪式还负责召唤鬼神，提供奇迹诞生的环境。进入某种仪式，日常生活与奥妙的神谕彼此呼应，心领神会。仪式肯定令人联想到文学形式。由于文学形式的提炼、聚合，日常生活突然显出了意味深长的一面，种种哲理、洞见电光石火般地闪现在世俗的细节之间。

尽管二者的类比理由充分，但是，二者之间的微妙差异不可忽

视。宗教仪式的意图是引渡信众尽快地超脱日常生活,甩下世俗的辎重,轻盈地上升至教义描述的澄明之境。换言之,杂乱的日常生活是宗教力图褪下的多余外套。宗教的经典之作很少纠缠繁琐的细节。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曾经细致地比较荷马史诗和《圣经》的叙事风格:“对于荷马诗篇来说,感官生活的愉悦就是一切,其最高追求就是让我们体验这种愉悦。”相反,“感官性的魅力不是《圣经》的意图所在”,后者“只突出对于行为目的有用的现象,其余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换一句话说,《圣经》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现实忘掉几个钟头”,恭敬地服从宗教的主题。^①神话是宗教与文学的过渡,神话已经比宗教经典接近日常生活。尽管如此,大量神话的叙述风格十分简约,许多人物突如其来地出现,突如其来地消失,故事内部的因果关系并不严谨。神话强调的仍然是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是日常生活逻辑无法解释的。相对地说,成熟的文学形式主动地守护日常生活的完整。文学从未因为追逐天际的高妙之见而舍弃四周的人间烟火。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之说,这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命题。“陌生化”包含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多重辩证:退出日常生活,目的是重启洞察日常生活的兴趣;洞察日常生活,目的是剥下日常生活的庸俗躯壳,解放内在的活力。这时,自由、超越和反抗不再是空洞的观念,而是活跃在感官洞悉的范围之内,继而成为行动。所以,文学形式的意义在于,截取某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机整体意味着凝聚起日常生活内部隐藏的各种能量,显示出自足意义。这时可以说,文学的日常生活有权利抵制各种观念随心所欲的编辑和粗暴的割裂。

这决定了文学形式的双重功效:一、提供一个闭合的结构;二、

① [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建新、高艳婷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第12页,第17页。

确保维持闭合结构的基本材料是日常生活细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规定：“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所谓“完整”，即始于不必上承他事的发端，终于无须他事后继的结局，这个过程各个部分紧密联系以至于不可删削挪移。^①这显然可以视为叙事话语闭合结构的雏形。到了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事话语的闭合结构已经相当繁杂。从功能层、行为层到叙述层，每一个层次的单位归并到高一级的层次之中产生意义。^②如果说，始于亚里斯多德的考察可以宽泛地称之为——借用 A. J. 格雷马斯的术语——“叙述语法”，那么，叙述的语义单位通常是日常生活细节。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情节由人物的行动表达^③；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将情节视为众多最小叙述单位的多层次组合，这些叙述单位均为人物行动的短暂段落，例如詹姆斯接听电话，詹姆斯燃起一支香烟，如此等等。文学形式的意义之一是，最小叙述单位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护日常生活的表象统一——哲学或者历史常常止步于此。世界是运动的，这是诉诸概念的哲学命题；元兵某年某月占领扬州，这是历史的陈述；然而，文学表述一个主题或者再现一个历史事件，概念和陈述远远不够——一切必须还原为日常生活之中人物行动的细节。蔑视细节的故事单薄虚假，错误的细节必将严重损害情节逻辑。如果还原无法完成——如果哲学的逻辑无法穿透日常生活帷幕，历史陈述遭到各种人物和细节的坚决抵抗，那么，文学往往顽强地守护日常生活而拒绝屈从。由于日常生活不可化约，成功的哲学逻辑或者历史陈述无法如数地兑换为文学的成功。

①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页。

②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③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相对于小说或者戏剧,抒情诗必须在更为狭小的文字空间平衡日常生活与高远的志向。“诗言志”是沿袭已久的古训。但是,诗人之“志”隐藏于“比”、“兴”以及寄托、讽喻的修辞背后,而不是怂恿观念直接露面。置身于日常生活,目击道存,即景会心,瞬间领悟永恒的真理,这是古典诗学推崇的风格。通常认为,象征巧妙地维持了二者的张力,寓言表明了观念开始超重。当诗人心目中的日常生活意象无法负担巨大的观念之时,他们挑选的捷径是直陈己见。然而,无论奇思妙想还是滔滔宏论,“思”并非“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这种诗学风尚最终还是作为失败的案例载入文学史。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消遣性的文学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众多思想家共同呼吁,文学必须严肃地介入历史。“采风”也罢,吟咏性情也罢,道听途说、拾遗补阙也罢,文学已经到了摆脱这些文化角色的时候。从白话文的启蒙意义、“人的文学”到改造国民性,现代性赋予文学的重大使命是,积极投身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窥一斑而知全豹,一己的悲欢必须维系民族、国家的命运,琐碎的日常生活寓含了兴衰存亡的重大主题。如果顺利地将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纳入宏大叙事的框架,那么,文学即将抛下“雕虫小技”的讥讽而担任激动人心的号角和旗帜,甚至充当“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革命先锋。这显然是小叙事融入大叙事的时刻。

文学批评的文本解读负有如此重任:颁布日常生活小叙事隶属历史大叙事的结构关系。中国古代批评家仅仅小规模地将文学阐释成历史的回响,例如“关关雎鸠”乃是“后妃之德”,或者,屈原《离骚》之中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如此等等。^①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兴盛之后,一套衔

^① 参见《毛诗序》、王逸《离骚经序》等。